

# 江花

## · 微小说

A14

### 麦客

■文/李德霞

一大早,爷爷就拎把镰刀出了门,再进门时,领了个麦客回来。

麦客是揽工割麦的。母亲做好了早饭,一看爷爷身边的麦客,惊讶地“咦”一声,皱着眉头说:“爹,咋是个孩子啊?”

爷爷晃了晃手里的镰刀,嘿嘿一笑说:“别看人小,本事不小。刚才我领他到麦地里走一圈,试试身手,可厉害了。”

父亲和母亲都是割麦的好手。以前,我家从不雇麦客。可今年麦子黄时,一向身强体壮的父亲病倒了,腰痛得站不起来;小叔领着父亲去了县医院,查不出结果,又去了省医院。爷爷老了,割不动麦子;小婶教书,脱不开身。两家的麦地有四十几亩,靠母亲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割不完的。母亲跟爷爷商量了半天,才决定雇个麦客……

吃过早饭,母亲领着小麦客下了地。中午回来,母亲惊喜地连声称赞:“果然不错,我都赶不上,不是他的对手呢。”

母亲做饭,小麦客也不闲着,一会儿到院里提桶水,一会儿帮

母亲烧火。闲谈中,母亲知道,小麦客满十九了,家在甘肃陇南一带,父母已去世多年,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。小麦客两年前就离开了学校,跟着村里人过黄河,一路向东来我们这边当麦客。

麦子割了一半时,小叔从省城匆匆赶回来。父亲要做手术,他是回来取钱的。母亲七凑八凑,卖了一头猪,才凑了三千块。送走小叔,母亲拿着剩下的四十块钱对小麦客说:“我家男人要做手术,家里拿不出雇麦客的钱了……这是你的工钱,拿着。你另找一家雇主吧。”

小麦客没接钱,一脸诚恳地说:“大嫂,你家麦子熟透了,不能再等了,就让我帮你割完吧,工钱可以先欠着……”

母亲一愣:“欠着?”

母亲不知道陇南在哪里,但她明白陇南离我们这里一定很遥远,隔山隔水的远。母亲说:“欠账没有欠这么远的呀!”

小麦客说:“我明年还来,到时我登门来拿……”

母亲断然地摇摇头。

一旁的爷爷说:“哪有半道打发麦客的理儿?留下吧。工钱的事我想办法。舍下这张老脸,还愁借不到几十块钱?”

爷爷借钱去了。鸡卵大个村子,东家三块,西家五块,总算凑够了小麦客的工钱。

小麦客要走。母亲起个大早,烙了香喷喷的鸡蛋葱花饼。母亲去喊小麦客,连喊几声没人应。推开房门一看,里面空荡荡的,小麦客早走了。更让母亲惊愕的是,叠好的被子上有一沓钱,正是母亲昨晚交给小麦客的八十块工钱。

母亲抓着钱跑出门去,问遍了村里早起的人,都说陇南麦客们鸡叫头遍就结伴出了村,这会儿怕是到镇上的车站了。母亲呆呆地站在村口,一阵晨风拂过,吹落母亲满眼的泪水。

第二年,麦客没来。

第三年,麦客还是没有来。

小婶说,麦客的老家这几年也好起来了,男人们不用出门当麦客了。母亲听后,有几分欢喜,也有几分失落。

一晃,三十年过去。母亲已是快六十的人了,还是常常念叨起



当年的那个小麦客。母亲说:“他也是奔五十的人了,该是老婆孩子一大家了吧?”母亲还说:“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咱家?还记不记得咱欠他八十块工钱……”

前年,甘肃陇南发生泥石流,伤亡惨重。那些日子,母亲坐在电视机前,看着一幕幕令人揪心的画面,老泪纵横。

我回城的头天晚上,母亲突然问我:“城里有没有捐款的地方?”我说:“有,到处都是。”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个旧存折交给我。母亲说:“替我捐了吧。”我一看,存折上只有八十块钱,存期已经三十年。我明白了,这不就是当年我们家欠小麦客的工钱吗?这些年来,我们家也苦过、难过,可母亲硬是没动这份钱。只是当年的八十块,现在已变成了六百元。

回城后,我添了四百,凑足一千元,郑重地捐给了甘肃陇南灾区,以母亲的名义。

### 狡猾的骗子

■文/文敏

在一个卖童装童鞋的小商店里,老板和老板娘坐在那儿闷闷不乐,因为今天都过去大半天了,他们还没接到一桩生意。老是这样下去,不关门才怪呢!

正在他们愁眉不展的时候,进来了一个孕妇,挺着一个大肚子,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孩,约10来岁的样子,一只小手拉着孕妇的衣角。

老板和老板娘喜出望外,同时站了起来。老板娘匆匆迎上去:“大妹子,要点儿什么?”

孕妇甜甜地笑着,说:“我要的东西多着呢!”

孩子松开拉住妈妈衣服的手,走到一边儿去了,他直奔高档童装区,独自试穿起衣服来。

老板和老板娘陪孕妇逛着普通童装区,并跟她热情地聊着,生怕她看了又不买似的。

孕妇这件衣服看看,那件衣服摸摸,每看一样都说好,似乎都想买下来。老板娘附和着,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。

突然,老板娘问孕妇:“咦,你儿子跑哪去了?”

“我儿子?”孕妇没领会她的意思,随即,她笑起来,并拍了拍肚子,“我儿子在这里面呀!”

老板娘连忙跨到店门口,扭头往两边看,一边问孕妇:“刚才那个男孩不是你儿子?”

孕妇又拍了拍肚子说:“当然不是,我的孩子还没生出来呢!”

“不会吧,”老板娘显得难

以置信,“他进来的时候明明拉着你的衣角。”

“什么?”孕妇显得有些不高兴了,“拉着我的衣角就是我儿子吗?谁规定的呀?”

“没谁规定,就是看着有点像!”老板娘也不甘示弱。

老板娘急忙清点了一下店里的货物,发现少了一件500多元的皮袄,还有两双200多元的皮鞋。

孕妇一惊:“这个小孩好阴险!怪不得进门的时候,他说,阿姨这么大的肚子走路好辛苦,要不要我帮你呀?原来,他是想让我为他打掩护啊!好狡猾的小孩哟!”

老板娘再也懒得理孕妇了,继续清点她的货物。孕妇的心情好像被老板娘破坏了,她气愤地匆匆往门外走去。

一个小时以后,有警察过来通知老板和老板娘,让他们马上去领回刚刚失盗的衣服和鞋子。老板娘心想,也许真的是自己错怪了那个孕妇,真是不好意思。

走进派出所,老板娘瞄了一眼就看到刚才那个孕妇也在。可是现在她的肚子是平平的,只见旁边放着一个大枕头;那个小孩也在,两眼泪汪汪的。

一位女警察告诉老板娘说,那是一对母子,当然不是亲生的。他们来自外地,专门干些行骗行盗的勾当,刚刚在一家大超市里被抓,然后从他们住的出租屋里搜出不少赃物……



漫画 肖方元

### 保险系数

■文/李巧林

进城工作5年后,我终于谈了个情投意合的女朋友。前天,女朋友说她父母让我去她家,还说她父母看人的眼光很挑剔,她前两个男朋友都没过关,让我好好准备一下。

我不敢怠慢,激动之余很冷静地思考了一下,论长相和职业,那绝对有把握,目前最没把握的就是自己的经济基础很差。我家家境不好,父母为供我上学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加上自己上班后的薪水不高,所以我现在手上并没有多少积蓄。

当天下午,我抽空去了一家银行,找到我一位死党同学,把我的苦恼和他说了。那小子踌躇一阵,经不住我的再三劝说,借给我30万元临时办了张存折,给我充充面子,见完了女朋友的父母,再还回去。唉,没办法,为了爱情,咱必须得增加点保险系数不是?

晚上,怀揣着用同学的钱办的存折,我跟在女朋友后面,登门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。我发现,两位老人家一看见我,眼睛里亮了一下,我顿时有信心多了。和未来岳父连干数杯酒,我适时地将存折摸出来递给老人家瞧,我注意到,老人家看过后和他老婆互相望了望,眼睛里又亮了一下。我知道,自己这趟没白跑,算得上是不辱使命了。

今早起床后,正想打电话给女朋友吹嘘我想出的保险系数呢,谁知女朋友的父亲打来电话,就听见老人家在电话里吩咐:“小林啊,是这样,你们也老大不小了,我和她妈昨晚商量了半宿,决定帮你们买套房。你中午把那30万取出来,不够的我们先给你们垫上……”

我的手突然不听使唤,手机掉在了地上,脑子里一片空白!

编辑 肖方元  
版式 郑海仑  
校对 筱妮

